



青年人物

90后杨佳辉小时候走过最远的路，是家附近的桥，那时他幻想着成为大草原上奔跑的猎豹。读书之后，他的梦想是好好念书，走出崇明。大学毕业后，他出了岛，又回了岛。4岁高位截肢，爷爷送他的上学路，交通工具换了几茬，如今，他已经能开着车带着爷爷去兜风。他说，人生最怕的是没有方向，只要有方向，再难也能走下去。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他4岁高位截瘫，4年助残疾人抱团就业 “人生只要有方向 再难也能走下去”

意外

“天天要写作业，别人不喜欢，我却很喜欢。我那时就告诉自己，只有读书读得好一点，才能接触越来越大的世界。”

4岁到8岁时的记忆，对于杨佳辉来说，是漫长的求医路。遭受车祸后高位截瘫，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年，3次大手术，数不清的小手术，直到8岁，他才开始能够拄着拐杖下地，晒太阳，或是去村里转一转。不再每天只盯着床上那片天花板，那时的杨佳辉，对此已经感到很满足。

村里离家不远有座桥，杨佳辉一个人不开心时，就会拄着拐杖往桥上去走走。他喜欢坐在桥下面的桥洞里，感觉是自己一个人的小天地，谁也发现不了。就藏在那里吹吹风，有什么不开心的，也就慢慢被风吹散了。

出车祸的时候还小，杨佳辉对于自己的“与众不同”还没什么感受。是在上小学后，被小朋友们围着好奇地问“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时，他才深深感觉到了自己与同龄人的不一样。他觉得心里难受，就撇过头不说话，似乎不回答，就能隔绝那些好奇的眼光。

尽管这样，他还是坚持每天都去学校读书。父母想让他和健全的孩子一样学习，在崇明区和中兴镇残联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杨佳辉的学校。他开始觉得不适应，渐渐地却觉出了乐趣。

不上学的时候躺在家，杨佳辉每天都无所事事。读书之后，每天都有需要完成的小目标。“天天要写作业，别人不喜欢，我却很喜欢。我一下子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有事可做，还能比别人完成得更好，心里就很开心。”他的成绩越来越好，逐渐保持在班上前几名，他也越来越有学习的成就感。

“我那时就告诉自己，只有读书读得好一点，才能接触越来越大的世界。”杨佳辉说。“小时候觉得村里那座桥好大好大，怎么走都走不了头。现在再看，原来也没那么大。不是桥变了，而是我变了。”

亲情

“报名的那一天，是爷爷开着电动车将我送到了学校。这是爷爷换的第三种交通工具，也是爷爷送我上学的第十年。”

杨佳辉第一次接触到更大的世界，是考上高中后，到离家10多公里的堡镇去上学。“报名的那一天，是爷爷开着电动车将我送到了学校。这是爷爷换的第三种

交通工具，也是爷爷送我上学的第十年。”

杨佳辉求学记忆的最初，是爷爷宽厚的背。每天，他会背着孙儿，走五六公里到学校去。后来换成了自行车，学校破例让爷孙俩的自行车可以骑进学校，到了教学楼，爷爷再将他背进教室。因为下半身没有知觉，无法上厕所，要使用尿布，半天就得换一次，杨佳辉的身边离不了人。小学时学校让杨佳辉的爷爷做了份勤杂工的工作，方便随时照顾。

初中离家更远了，爸爸给爷爷换了辆电动车。从初中到高中，杨佳辉记得爷爷换了3辆电动车，就这样一直陪伴他进入大学。

这数十年如一日的求学路，有苦也有甜。杨佳辉记得，有一年上海下了很大的雪，路上特别滑，转弯的时候，爷爷一个不小心，电动车轮胎滑了一下，爷孙俩都摔到了地上。“冬天的冻雪地上，一下子摔下去，又冷又疼。”

他也记得，放学的时候，接到他的爷爷，会给他买上一根路边摊上的淀粉肠，蘸满甜面酱，一口咬下去，热乎乎，香喷喷。

多年之后，大学毕业后找着实习单位的杨佳辉，拿到了第一个月的2800元实习工资，给爷爷包了个1000元的红包。交到爷爷手里时，他感到了这辈子最大的快乐。

这几年，爷爷年纪大了。学会了开车的杨佳辉，会不时开着车带爷爷出去兜兜风。小时候爷爷骑着车带他走过的那些路，如今已成坦途，道边开满鲜花。

迷茫

“读了这么多年书，这种打击让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了。”“我一直在想，我还年轻，这条路不行就换条路。”

“人生能找到一个自己愿意去奋斗的方向，很重要。”杨佳辉说。

他爱看纪录片。看到讲非洲大草原的纪录片时，他会躺在床上幻想自己也是一只自由自在的猎豹，在大草原上奔跑。那时他就暗暗立下了志愿，一定要走出崇明岛。

他记得高考结束一家人一起等到了上海政法大學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那意味着，作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终于要走出崇明了。但没想到的是，苦读四年，顺利找到实习单位，踌躇满志工作了一个月的杨佳辉，又不得不再次回到岛上。

学法律的杨佳辉，找到了徐汇的一家律所实习。学校在青浦，每天要坐公交倒地铁上下班，早晚高峰的9号线十分拥挤。“经常是到站的时候下不去，别人即使想给你让座，都没法站起来。”高强度的通勤路，加上工作的辛劳，一个月后，杨佳辉的身体告急了，脊椎和肾部都受到了挤压，无

法承受。父亲将他接回崇明养病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读书，但依然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

刚回到崇明的那段时间，他很痛苦，也特别迷茫。“读了这么多年书，我的目标就是走出崇明，像健全人一样工作生活，现在却因为身体原因又回来了，一切回到起点，这种打击让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了。”

在家休养的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现在的我也算是遭遇到了不幸，但我还年轻，这条路不行就换条路。”

杨佳辉开始积极找寻新的适合自己的就业路。在残联的帮助下，他参加了农业新农商为残疾人设立的“田间学校”培训，因为有着本科学历，得到了岛上一家国家级农业合作社的青睐。

从合作社“毕业”后，看准花博会的机遇，杨佳辉开始了农旅融合的创业之旅。2019年，杨佳辉又将中兴镇的老宅改造成了民宿，正式开出了“河畔农庄”民宿。“以前总想着离开家乡，如今更加了解了家乡，也更愿意留下来建设它。”他说，兜兜转转，自己寻找的那条道，原来就在脚下的土地上。

接力

“我是在很多人的关心和照顾下慢慢长大的，现在稍微有一点能力了，我也想将这样的爱心接力棒传递下去。”“我们都在努力生活。我的人生有不幸，但更多的是幸运。”

在杨佳辉的民宿中，有一名患有自闭症的90后员工小龚（化名）。去年5月，他与杨佳辉签下了劳动合同，至今已经工作了近一年。刚来的时候，小龚沉默寡言，和他说话经常得不到回答。现在，他已经能和杨佳辉很好地交流。就连小龚的爷爷都说：“我孙子自从来了你们的民宿，性格开朗了许多，真是谢谢你们。”

4年来，杨佳辉的民宿、合作社一共和12名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与120余名残疾人签订劳务协议。“我是在很多人的关心和照顾下慢慢长大的，现在稍微有一点能力了，我也想将这样的爱心接力棒传递下去，让我们这些残疾人‘抱团就业’。”他说。

如今他又承包了50余亩土地用于种植果蔬，打算进一步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还计划成立一个残疾人直播基地，让更多人看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样子。家里，则迎来了一个新生命，是只虎斑猫，他给它起名叫“小银”。

“我们都在努力生活。我的人生有不幸，但更多的是幸运。”今年是杨佳辉拿到驾照的第4年，他和朋友们自驾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杭州。他说，这辈子一定要开一次川藏线，到西藏去看一看。